



在蒂埃里堡拉封丹故居的一个陈列柜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卡米耶的作品,一件名为《华尔兹》的小小的青铜雕塑(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陈列在那儿)。一对舞者轻舞飞扬,看上去失去了重心,马上就会倒下来,但又奇异地保持着平衡;舞姿的动感,人物的痴迷,作者的激情,凝聚成了一个迷人的瞬间,离开了喧嚣的舞厅,离开了时间的激流,固定在了这件青铜雕塑里,那么忧伤,那么唯美……

当然,这不是原作,原作陈列在巴黎的罗丹博物馆里。那里有一个卡米耶的特别展室,陈列着她的二十来件作品,在充栋盈室的罗丹作品的包围中,占据着一个小小的空间。

看那件《流言》,四个女人,围坐成一圈,头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当年曾引起轩然大波,说是污蔑了上流社会,贵夫人主导的沙龙,但现在怎么看怎么像是女性生活的生动代言……

难忘手写春联

郭树清

春联可谓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是祖宗先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过去,在崇明老家,每年进入腊月,乡亲们就开始为新年忙碌起来,杀猪、宰羊、蒸糕、购鞭炮、年画、红纸,书写和张贴春联更是缺少不得的。那时候的春联都是自制手写的,乡间几个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文化人,每逢春节,便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一个个各显身手,先是娴熟地将整张红纸按门窗大小进行裁剪,然后笔走龙蛇,遒劲有力地挥毫书写,当一张张鲜活的“墨宝”跃然纸上,顿时引来一阵喝彩声。此时,人们围聚而观,如看西洋镜一般,也有人当场对他们的书法和内容进行品评,似一场书艺汇演,其乐融融。然而,他们都是自备笔墨,并不要任何报酬的义务劳动。每当家家户户把一幅幅色彩光鲜的春联贴好,整个村里好像流光溢彩,焕然一新,喜庆的气氛扑面而来,为浓浓的年味增添着幽雅的意境。

春联的内容和语意较为得体地反映着百姓普遍关心的事物景象,既表达老百姓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与深情祝福,又顺应时代特征和各家各户、各行各业的个性化特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春联的内容是“向阳门第春常在,幸福人家庆有余”、“年年迎春春常在,岁岁祝福福满门”等,人们期盼百福临门,天下太平……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春联在恪守传统中,因时而变,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变换着新的内涵,尤其改革开放,家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春联的内容也变成了“政策落实天地宽,勤劳致富幸福长”、“一心一意跟党走,同心同德搞四化”等,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人们团结爱国、勤劳致富、吉祥如意、向往未来的时代新特征。

春联充满人们的生活气息,装饰了中国历代百姓的梦,点缀着一代又一代平凡的生活追求。近年来,在乡间很少有人挥笔书写春联,大多是买春联,均为印刷品。然而,印刷的春联虽精美,但总觉得缺少点年味,贴在门上的春联,从内容到书法显得呆板,千篇一律,缺少个性,缺少芳香,缺少厚重,缺少滋润,更是缺少传统手写春联那种风格迥异,绚丽多姿,奔放潇洒,生动飘逸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民俗文化气息。由此可见,自制手写春联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当年,我也曾在春节从部队回老家探亲时,为乡亲们写过春联,并为此而感到自豪。每当细细品味那一副副色彩鲜艳、飘着墨香的春联和一句句精美丰富、耐人寻味的文字精品,常常令我着迷、陶醉,它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更是给我带来了内心的愉悦和心灵的陶冶。

又到一年春节时,农家自制手写春联的情景,在我心头翻滚,让我激情澎湃,是怀旧?不,是向往!



看那件《海浪》,据说是受江户浮世绘(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之《神奈川冲浪里》)影响之作,但是在即将重压下来的滔天巨浪下面,取代原来的扁舟的,是三个小小的女人,她们似乎对灭顶之灾一无所知,又似乎根本无惧于灭顶之灾,在波浪里忘情地舞蹈着,嬉戏着……

这些都是对男权社会中女性处境的隐喻吗?1885年,卡米耶刚开始与罗丹热恋,莫泊桑出版了《俊友》(一译《漂亮朋友》),一时“巴黎纸贵”,女主角之一的玛德莱娜,空有政治头脑,新闻才华,放在今天,肯定是受欢迎的专栏作家,甚至是称职的报刊主笔,但在当时,却只能躲在男人身后,先后替几个愚蠢的新闻界男人捉刀代笔……卡米耶身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种社会;雕塑界也如新闻界,女性并不招人待见,女性无从表现自己。

况且她遇到了罗丹。看那件《熟年》,两个女人,撕扯着一个

男人,一个近一点,一个远一点;近的那个,“她像只动物一样地依赖我”;远的那个,双膝跪地,双手前伸,那么哀婉,那么迷惘,那么无助,竭力想要留住那个留不住的男人,可是全然没有希望……一个参观的老妇人,像着了魔似的,对着雕像左拍右拍……

经历过卡米耶,罗丹自己脱胎换骨,从身心到作品:“我注定要认识你,重过一种全然陌生的生活,我那暗淡的存在才能在喜悦的火中燃烧。谢谢你。因为你,我的生命得到了属于神性的那一部分。”使罗丹与希腊罗马划出界限的,正是卡米耶。

然而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主流艺术家,罗丹从未能真正懂得卡米耶;他的作品,在某些方面,也从来没能达到卡米耶的高度。正如卡米耶的弟弟保罗所批评的,当罗丹的人物还挣扎在泥土里时,卡米耶的精灵已经从泥土里飞升了(这就像贾宝玉说的,男人是泥做的,女儿是水

做的)……充满灵性的《华尔兹》,正是一个绝好的象征。

这是因为,卡米耶不仅是一个罗丹般的艺术天才,她还是一个女人,一个不愿躲在男人身后的人,一个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人,一个雕塑界的乔治桑、伍尔夫、波伏瓦,一个反抗男权社会的滔天巨浪而从遭遇灭顶之灾的人……她说布朗基的话,正好适用于她自己:“一个自发的反抗者,他不太知道自己反抗什么,但他感觉到了自己处于虚假之中,处于一个深陷在错误之中的世界。他坚持抗争,虽然不知道真理何在……伟大的反抗,然而却埋葬在过于浓密的烟雾之中。他的反抗只是徒劳,最终只有毁灭。”正是这些,使她的作品超前于时代,迥异于前辈,也使她的人生注定成为一场悲剧。

罗丹竟然还语重心长地劝告她:“我的朋友,放弃您那些女人的特点,展现您的令人神往的作品吧……”

骄傲的罗丹啊,你懂得什么呀!

温暖的冬诗

王奇伟

冬天里,品读一些唐诗,我们却能体会到一种别样的冬韵。

“霜轻未杀萋萋草,日暖初干漠漠沙。老叶犹黄如嫩柳,寒樱枝白是狂花”,这是白居易眼中的冬日。南方的冬天茂盛的野草尚未凋落,温暖的阳光晒干了河边的黄沙,枯树叶子看上去仍很鲜嫩,樱桃枝头也不合时宜地开出了花朵,诗中透露的是初冬的明丽。

“径松开雪后,砌竹忽僧敲。茗汲冰销溜,炉烧鹊去巢。”“径松积雪”、“僧人敲竹”、“鹊巢煮茶”,黄滔的这首冬诗的意象似乎比擅写闲适诗的白居易更加静远空灵。

冬日多雪,面对纷纷扬扬的落雪,李咸用发出

了“同云惨惨如天怒,寒龙振鬣飞乾雨”的惊叹,卢延让却将其视作“地平铺作月,天迥撒成花”,朵朵鲜花悄然无声地落在铺满月光的大地上,这是何等如梦如幻的浪漫景致!由于身份不同,看雪的心情也迥然相异,大雪触发了诗人可止“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的孤寂之感,而身为苏、杭刺史白居易,想到的却是“可怜今夜鹅毛雪,引得高情鹤鹭人”。白居易虽曾遭贬谪,毕竟还做着地方官,府上少不了吟诗弄画的“鹤鹭”文友,在寒冷的雪夜仍能尽享应酬之乐。

冬诗中最富情趣的是杜荀鹤的《冬末同友人泛潇湘》,“就船买得鱼偏美,踏雪沽来酒倍香,猿到夜深啼岳麓,雁知春近别衡阳”,冬天过后是春天,时值冬春相交,诗人与好友在船上饮酒作乐,欢畅无比,原来听上去十分悲凉的猿啼也变了味,反成了呼唤春天来临的“号角”,可见心境能改变环境。“凭谁荡涤穷残候,入眼东风喜在期(殷尧藩)”,残冬已成“强弩之末”,东风拂面的日子已并不遥远。然而,即便在严酷的寒冬,只要有温暖的阳光相伴,我们不是照样可以“负喧闭目坐,和气生肌肤”(白居易),默诵此句,一股暖气

献岁如意

(中国画)

郑午昌



从肌肤冉冉而生,不禁使我的思维“穿越”到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冬之美》,“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上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连拱和无法描绘的水晶的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这样的夜晚,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是极大的乐事吗?”

腊梅盛开,满园飘香。令人心旷神怡却又将我思绪引向70余年前的钱门塘。那里有父亲郑午昌的画室“数帆楼”,以及画室窗前的那棵祖辈传下来的老腊梅树……

钱门塘是一个古镇,仅一条东西向的小街,长不足一里。它西邻昆山蓬阁乡,北接太仓新丰乡,顾浦河和葛泽塘两河交汇于此。钱门塘虽小却文风昌盛,早在百年前已有小学,我幼时曾在钱门塘读过幼稚园。住户虽少却不乏名门之后,钱、秦姓即为清代大学者钱大昕、状元秦大成之后,还有董、徐、张等大族。

我家坐落在顾浦河东,一个沿河六七户人家的村落,称河东街。河畔是高大的榆树和婀娜多姿的柳树,宅后是茂密的竹林。这里风景诱人,父亲有诗《钱门偶得》:“自成村集绕河边,东立竹篱接水田。聚散人声朝午市,高低帆影往来船。几家佃户完柴米,是处茶寮半堵烟。相隔一桥风景异,绿杨树下任牛眠。”这河,这帆,这柳,这竹,都是父亲画中之境。抗战胜利那年,为了让父亲有个舒适的休息和作画环境,母亲向父亲提出在这里建一新屋,父亲欣然答应。他的学生张大昕自荐负责设计营造。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小屋,南向,共两间,东间是父母的卧室兼画室,西间是我们的孩子们的房间。外观是粉墙黛瓦,室内装饰无论地板,墙面,

天花板,门窗全用杉木。从新屋通向老屋是一条水门汀走廊,加上玻璃门和纱窗,这在当时农村来说显得很别致。屋南是一个小花园,种植海棠、天竺、百合、美人蕉等花木。母亲祖上传下来的一棵百年老腊梅,正对着父亲画室的南窗口。父亲有诗《莺巢偶得》:“荒园一角夕阳斜,旧屋翻新妇意奢。为补庭泥留种竹,不糊窗纸好看花。齐檐云影帆过浦,入座风香稻接芭。暂息劳形归似客,如曾相识树啼鸦。”新屋建成后,父亲取名“借真别署”,又因为从新屋西望,可透过柳影细数顾浦河上的帆船,他便将画室称为“数帆楼”。

我们虽不常住钱门塘,但逢年过节总会从北火车站乘火车到安亭,再坐两小时约12里水路的“摇铃船”到达钱门塘。一路观赏沿河风光,中途停靠一个镇即望仙桥。父亲有诗“古市河沿绕,过帆屋顶移。望仙仙不远,只在日斜时。”因为过了望仙桥就看得见钱门塘了。每次来钱门塘,父亲总要仔细观察河边的柳树和院子里的老腊梅。尤其对这棵腊梅树情有独钟,常带我去采摘腊梅花和天竺等回屋里写生。他还在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后,两次亲自移栽腊梅树。经专家鉴定这是棵品种稀有的檀香腊梅,素心圆瓣花形大,它不结籽,靠压条方法繁衍,因腊梅花入药,镇上中药铺收购,邻居村民都很羡慕,我弟弟和表哥便将腊梅树苗分送给大家。改革开放后嘉定县的领导鼓励大家扩大腊梅种植,就形成了腊梅村,我家的腊梅被媒体称为“午昌腊梅”。后来外岗与望新两乡合一,就有了现在声名鹊起的外岗腊梅。如今,我家宅地上一片腊梅树林,父亲的手植腊梅和这棵堪称外岗腊梅的母亲树,枝繁叶茂,鲜花满枝,相映成景。沪上书画界的朋友常结伴前去瞻仰午昌旧居,观赏腊梅胜景。



延年

张屏山作

在我的职业警察生涯里,最光荣、最激动的要数2012年11月12日那天。那是党的十八大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来参加上海代表团的活动,许多代表兴奋地围上去请他签名留念。虽然我也很想挤过去,但看看黑压压的人头,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就在此时,一旁的俞正声同志看到了身穿警服的我,专门把我“挑”出来,笑嘻嘻地说:“警察同志很辛苦,警察同志可以例外。”于是,我有幸在众人的羡慕中获得了习近平同志的亲笔签名,那一刻我心潮澎湃,唯有用敬礼方能表达自己的崇高敬意!后来我想,与其说这是对我的厚爱,倒不如说它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公安民警、乃至上海公安队伍的关爱与肯定。我是1999年从机关转岗

到公交反扒一线的,转岗反扒那年体重只有80多斤,当时的确有些害怕和茫然,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这个岗位,不知道这个岗位有什么特殊意义。是一件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

2000年,有一次抓住“贼娃子”,当我把被盗的2000元钱还到失主老先生手里时,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执意向我深深地鞠了个躬,久久不愿意起来,他拉着我的手说:“民警同志啊,多亏了你,我们老两口工资低,攒点钱不容易,你们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守护神啊。”说实话,那一刻我被震撼了,我突然意识到,反扒绝不只是个技术活,我们的工作 and 老百姓息息相关,老百姓需要我们。去年3月,我抓到了一个

扒手,他偷了一位老太太30元钱,而这30元钱是老人准备去超市买促销大米的。那天,老人和她看到的每一位民警握手,嘴里不停地地说“谢谢”……后来,我把老人送回了家,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

反扒是我一生的事业

陈 峥

时,她突然捧着3小包茶叶往我怀里塞,深情地说:“这茶叶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给大家分着喝吧。”我虽然没有收,但却特别感动。14年来,我和搭档们曾为患病老人“找回”被窃的救命钱,曾为农民工“找回”被窃的一年辛苦钱,也曾为身怀奥运宝宝的准妈妈“找回”被窃的手机和相机,还曾

为学生“找回”被窃的电子词典,由此而获得了群众的认可和赞誉。但与其说是老百姓被我们的工作所感动,倒不如说是人民群众朴实的言行在感动着我们的灵魂,鞭策着我们的行为,也正是他们,让我们认清了自己工作的价值。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作为反扒民警,我们的工作节奏是跟着扒手走的,每天凌晨四点钟出门,深夜回家,不分寒暑,没有双休。说不辛苦是假的,但是为了天下无贼,再辛苦也值得!

警察抓扒手难,民警更难。一是平时不敢喝水,口干舌燥,怕上厕所;二是扒手被抓时,见是女民警,容易反抗。面对暴力,我无所畏惧,有时,周围群众还经常会上前

帮忙,一道制服扒手。

14年来,我因抓捕对象,大拇指脱臼过、腿上韧带也撕裂过;因为长期近距离接触各类患病的犯罪嫌疑人,被传染上了肺结核;我也因经常加班,在父母生病、儿子生日和老公出差时,很少能陪伴亲人。其实对我们反扒民警而言,自己的辛苦能忍,对家人的愧疚却难当。

辛苦归辛苦,但也有回报。上一次,我和搭档在37路公交车里抓住了一个偷手机的窃贼,全车厢的人都自发为我们鼓掌叫好,还有人大喊:“警察真好!”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容满满——在我们抓住扒手的那一刻,所有的付出似乎都有了最好的回报。

十日谈

警界群星谱

明日请看《打造上海金融案例“防火墙”》。